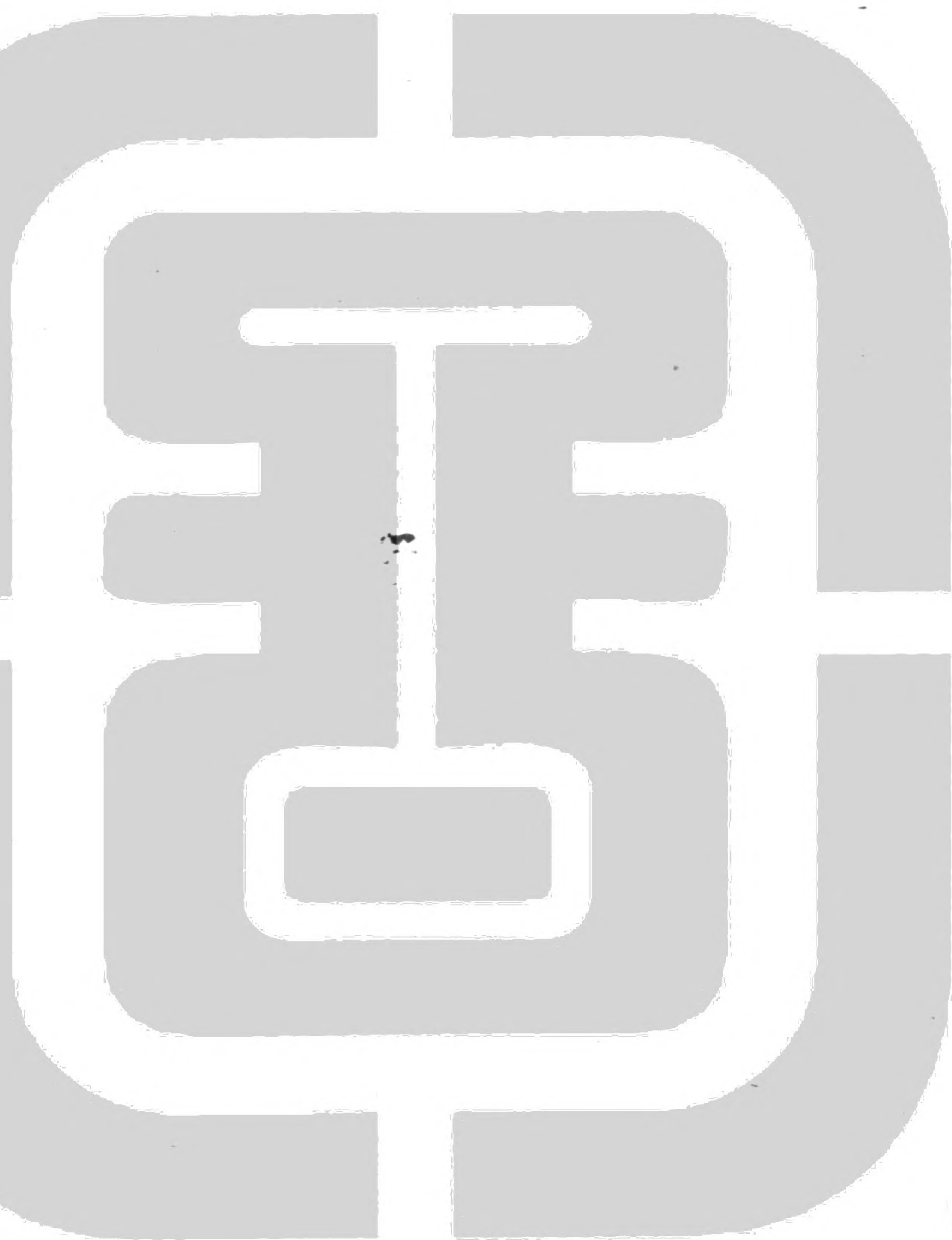


二十子全書

第二十六册

呂子四



呂氏春秋第二十卷

明新安吳勉學校

恃君覽第八

恃君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濕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

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
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
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
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
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故君臣之義
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
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
君道者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非濱之東夷穢
之鄉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

無君揚漢之南百越之際蔽凱諸夫風餘靡之
地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氏羗呼唐離水
之西僂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
多無君鴈門之北鷹隼所鷲須窺之國饕餮窮
竒之地叔逆之所僭耳之居多無君此四方之
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少者使長長者畏壯
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
其類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爲天下長慮莫如置
天子也爲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

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外之則死人臣之義也豫讓欲殺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

材而索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爲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爲爲之矣凡吾所爲爲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夏日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

呂氏春秋 卷三
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

長利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爲也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自此觀之陳無字之可醜亦重矣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

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協而耨遂不顧夫爲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

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爲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曰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曰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

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爲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痺之民其爲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

呂氏春秋卷二
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嘆曰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

知分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爲王而不肯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皆有所達也有所達則物弗能惑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于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焉於是

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
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
肉朽骨而棄劔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
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
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
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俛耳低尾而逝則禹達乎
死生之分利害之經也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
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嘆廢伏有
盛盈蚩息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充實達遂此皆

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
以感私傷神俞然而以待耳晏子與崔杼盟其
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晏子
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
者受此不祥崔杼不說直兵造胷勾兵鉤頸謂
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
子言則今是已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
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
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崔杼曰此賢

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授綏而乘其僕將
馳晏子無良其僕之手曰安之毋失節疾不必
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厨今嬰之命
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
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
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也
故以義爲之決而安處之白圭問於鄒公子夏
后啓曰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
之豪英以處於晉而迭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

節四上之志願得而聞之夏后啓曰鄙人也焉
足以問白圭曰願公子之毋讓也夏后啓曰以
爲可爲故爲之爲之天下弗能禁矣以爲不可
爲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矣白圭曰利弗能
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啓曰生不足以使之則
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
禁之矣白圭無以應夏后啓辭而出凡使賢不
肖異使不肖以賞罰使賢以義故賢主之使其
下也必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爲用矣

召類

四曰類同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故鼓宮而宮應鼓角而角動以龍致雨以形逐影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亂有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有况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戈劔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爲足治則爲利者不攻

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固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則無爲攻矣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騫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爲時

呂氏春秋卷二
九
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士尹池爲
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隼於前而
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
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鞅百也吾將徙之
其父曰吾恃爲鞅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
之求鞅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
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庫潦
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
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

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
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
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
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
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
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爲功
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趙
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
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

國氏春秋 卷二
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鱸佐焉孔子爲客
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
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
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
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
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旌僨將斃而乃知
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
貴無若賢也

達鬱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
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
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
無由生矣病之畱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
則爲汚樹鬱則爲蠹草鬱則爲蕘國亦有鬱生
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
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
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
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召公以告曰

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下無遺善上無過舉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爲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于

彘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曰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將爲君勉之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於樂今樂而益飭行之壞也於貴今主欲

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爲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况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唯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

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有况乎在簡子之側哉

行論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勢不便時不利事讎以求存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爲故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堯以天下讓舜鮌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

副之以吳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昔者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爲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殺之

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興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凡繇進見爭之曰賢主故願爲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爲臣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棄羣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諾請王止兵王曰然則若何凡繇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

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更請罪使者行至齊齊王方大飲左右官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此濟上之所以敗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不及潘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卽墨城而立功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其此之謂乎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踣其唯有道者乎楚

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還反華
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
爲野鄙也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請
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莊王方削袂聞
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劍及諸門車及之
蒲䟽之市遂舍於郊興師圍宋九月宋人易子
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
曰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
之言也乃爲却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所以

爲成而歸也凡事之本在人主之患人主之患
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
當親帥士民以討其故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
以病告而還師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
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疆不足以成此也

驕恣

七曰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驕則
簡士自智則專獨輕物則無備無備召禍專獨
位危簡士壅塞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

得衆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晉厲公侈淫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謂厲公曰必先殺三郟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郟犇郟錡郟至于朝而陳其尸於是厲公遊於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知害人之不當而反自及也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魏武侯謀事而當攘臂

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人矣立有間再三言李悝趨進曰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敢問其說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可乎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受辭受則原

竭李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齊宣王爲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王春居問於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爲輕敢問荆國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今王爲太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

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好爲太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宣王微春居幾爲天下笑矣由是論之失國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趙簡子沈鸞徼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爲之吾嘗好良馬

善御矣而鸞徽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徽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後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可與爲直而不可與爲枉此三代之盛教

觀表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地爲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凡居於

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爲相安利也夫爲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衆人則無道至焉無道至則以爲神以爲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邠成子吳起近之矣邠成子爲魯聘於晉過

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鄉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

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也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也不久矣魏國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荆而

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
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
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腕投
伐褐相胷脅管青相臍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
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
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
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
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
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幡薄從此生

矣

呂氏春秋第二十卷終

呂氏春秋第二十一卷

明新安吳勉學校

開春論第一

開春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時雨降則草木育矣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脉皆通利矣王者厚其德積衆善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以此言物之

相應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
得失利害定矣豈爲一人言哉魏惠王死葬有
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日羣臣多諫於太子者
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
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者以民勞與官
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
羣臣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
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
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

歷葬於渦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
王曰謔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樂
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
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
及牛日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
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
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
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爲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
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

臣氏春秋 卷三
令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說
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
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爲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
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
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
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
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
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
封人子高出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

出之故曰封人子高爲之言也而匿已之爲而
爲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已之行而行也說之
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叔嚮之
弟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
叔嚮爲之奴而股祈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
不祥君子在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宣子而說
也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
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
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

虞而用禹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察賢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故賢者之致功名也必乎良醫而君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今夫寒者勇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

賢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國治身逸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人民修矣疾病妖厲去矣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也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

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
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期賢

三曰今夫爚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
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
闇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
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凡國不徒
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
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以

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
之請令伐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衛有士十人
於吾所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
伐之是我爲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
按趙之兵歿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
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
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
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
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

呂氏春秋 卷三 五
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
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
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
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
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
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
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
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
兵輟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

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
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
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
死者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
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審爲

四曰身者所爲也天下者所以爲也審所以爲
而輕重得矣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
易衣世必惑之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

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爲矣世之
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則
亦不知所爲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
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
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
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爲也皆勉處矣爲吾
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
所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
之下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雖貴富

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
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
失之豈不惑哉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
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
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
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
亡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
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
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

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不得也昭釐侯曰善
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
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中山公子牟謂詹
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詹
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
猶不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
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
之人無壽類矣

愛類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爲仁不仁於他
物獨仁於人猶若爲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
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神農之
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
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
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
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
民爲務故也人主有能以民爲務者則天下歸
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

隳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

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民者無有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廢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此禹之功也勤勞爲民無苦乎禹者矣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

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
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
之代乎其不與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
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齊
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
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
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
愛子頭也何爲不爲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
則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

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

貴卒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爲上勝之同
則溼爲下所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旬日
取之與駑駘同所爲貴鏃矢者爲其應聲而至
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
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
所有餘臣不得而爲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
之地皆甚苦之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

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
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
死矣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
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齊襄公即位憎公孫
無知收其祿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
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
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
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爲
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

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
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周
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令其子速哭
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爲死也周以爲不
信因厚罪之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
吾丘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
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
後死

呂氏春秋第二十一卷

終

呂氏春秋第二十二卷

明 新安吳勉學 校

慎行論第二

慎行

一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君子計行慮義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荆平王有臣曰費無極害太子建欲去之王為建取妻於秦而美無極勸王奪王已奪之而疏太子無極說王曰晉之

霸也近於諸夏而荆僻也故不能與爭不若大
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王收南方是得
天下也王說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惡之
曰建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王曰已爲我子矣
又尚奚求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爲猶宋也齊
晉又輔之將以害荆其事已集矣王信之使執
連尹太子建出奔左尹郈宛國人說之無極又
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郈宛欲飲令尹酒又謂
郈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家郈宛曰我賤人

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我且何以給待
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而寘之門令尹至
必觀之已因以爲酬及饗日惟門左右而寘甲
兵焉無極因謂令尹曰吾幾禍令尹郈宛將殺
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視之信遂攻郈宛殺
之國人大怨動作者莫不非令尹沈尹戌謂令
尹曰夫無極荆之讒人也亡夫太子建殺連尹
奢屏王之耳目今令尹又用之殺衆不辜以興
大謗患幾及令尹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

良圖乃殺費無極盡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
論其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已也以滅其族費
無極之謂乎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
更立景公崔杼相之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
相於是逐崔杼之子令之爭後崔杼之子相與
私闔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
留吾將與甲以殺之因令盧滿娶與甲以誅之
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燒其室屋報崔杼曰
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慶封相

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宇公孫
寵公孫薑誅封慶封以其屬鬪不勝走如魯齊
人以為讓又去魯而如吳王予之朱方荆靈王
聞之率諸侯以攻吳圍朱方拔之得慶封負之
斧質以徇於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齊
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黃
帝之貴而死堯舜之賢而死孟賁之勇而死人
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矣身為僂支屬不
可以見行伎之故也凡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

呂氏春秋 卷二十二
後必相惡爲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
卒而相親後世以爲法程

無義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故義者百事之始
也萬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不及則不知
不知趨利趨利固不可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
公孫竭是已以義動則無曠事矣人臣與人臣
謀爲姦猶或與之又况乎人主與其臣謀爲義
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

鞅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墮
之責非攻無以於是爲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
卬將而當之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
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爲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
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
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
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
見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
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

與車騎以取公子邛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邛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交反主爲利故也方其爲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重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無不以也所可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將之重不窮奚待趙急求李欵李言續經與之俱如

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續經因告衛吏使捕之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人莫與同朝子孫不可以交友公孫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樗里相國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又况乎無此其功而有行乎

疑似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于者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辨言而似通者

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故墨子見岐道而哭之周宅艷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爲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卽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嘗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身之乃死於麗山之下爲天下笑此夫以無寇失真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

致大惡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梁北有黎丘部有竒鬼焉喜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爲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謔是必

夫竒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
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
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
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夫惑於
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
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爲御堯爲
左禹爲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
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
識之知之審也

壹行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
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
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爲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
鹿虎狼無以異多勇者則爲制耳矣不可知則
知無安君無樂親矣無榮兄無親友無尊夫矣
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大王者之所籍以成
也何籍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
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其利不利則不

足以勸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爲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矣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而大不愛則無以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廢強大行之危小弱行之滅今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劔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上巨木人以爲期易知故也又况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爲必

矣又况疆大之國疆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人之所乘船者爲其能浮而不能沉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爲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夫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不與謀盜賊大姦也而猶所得足偶又况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輕勸

而助之必之士可知

求人

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宮之竒吳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益人之

壽者則人莫不願之今壽國有道而君人者而不求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伊尹庖厨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皆上相天子至賤也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羗之野攢樹之所摺天之山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南至交阯孫樸續櫛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

呂氏春秋 卷三十一
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大戎
之國夸父之野禹疆之所積水積石之山宗不有懈墮
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以求
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
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昔者
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
不亦勞乎夫子爲天子而天下已治矣請屬天
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爲天下之不治與而旣已
治矣自爲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於

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惡用天下遂之箕山之
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終身無經天下之色故賢
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戚愛習故不以害之
故賢者聚焉賢者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
事不謀此五常之本事也臯子衆疑取國召南
宮虔孔伯產而衆口止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
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
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
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

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
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察傳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爲黑黑爲
白故狗似猿猿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
遠矣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爲福矣
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
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
也吳王聞越王勾踐於太宰嚭智伯聞趙襄子

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凡聞言必熟論
其於人必驗之以理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
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
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
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
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
得失之節也故惟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
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
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

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巳亥也夫巳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巳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爲所聞則得之矣

呂氏春秋第二十二卷

呂氏春秋第二十三卷

明新安吳勉學校

貴直論第三

貴直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爲其直言也
言直則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
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賤其所欲
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能意見齊宣王宣
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

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污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

陳於廷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斮斮先生之老歟昏歟狐援曰曷爲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

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
已不用若言又斲之東閭每斲者以吾參夫二
子者乎狐援非樂斲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
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
救敗也固嫌於危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
之所以死之也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
且遠立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
簡子投桴而歎曰嗚呼士之邀弊一若此乎行
人燭過免胃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何弊

之有簡子艷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汝身自將
是衆也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
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卽位五年兼國十九用
此士也惠公卽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
人襲我遜去絳七十用此士也文公卽位二年
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
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
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士何弊之有簡
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

呂氏春秋卷之三
士畢乘之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
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
戰鬪之上枹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
而士皆樂爲其上死

真諫

二曰言極則怒怒則說者危非賢者孰肯犯危
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要利之人犯危何益
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不聞極言
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若此則無以存矣凡國

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
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齊桓公管仲鮑
叔甯戚相與飲酒酣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爲
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
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使甯戚毋忘其
飲牛而居於車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
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
殆矣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
言故可與爲霸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

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年不聽
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爲葆吉今王得茹黃之
狗宛路之矰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年不
聽朝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纒綵而齒於
諸侯願請變更而無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
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
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葆
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
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聞君

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
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
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
之矰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
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知化

三曰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論
以雖知之與勿知同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人
主之惑者則不然化未至則不知化已至雖知

之與勿知一貫也事有可以過者有不可以過者而身死國亡則胡可以過此賢主之所重惑主之所輕也所輕國惡得不危身惡得不困危困之道身死國亡在於不先知化也吳王夫差是也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諫而不聽故吳爲丘墟禍及闔廬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得其民不得使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

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於吳也譬若心腹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夫齊之於吳也疥癬之病也不苦其已也且其無傷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虎而刺循雖勝之其後患未央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於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徙其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王之令必行於上國夫差以爲然不聽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子胥

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不聽子胥兩祛高蹶而出於廷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矣夫差與師伐齊戰於艾陵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抉其目著之東門曰女胡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其國絕其世滅其社稷夷其宗廟夫差身爲擒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胥也不若勿知

過理

四曰亡國之主一貫天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亡同者樂不適也樂不適則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爲格雕柱而桔諸侯不適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截涉者脛而視其髓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親受以告諸侯作爲琬

室築爲頃宮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
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
夏商之所以亡也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而觀
其避丸也使宰人孺熊顛不熟殺之令婦人載
而過朝以示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
之乃使沮麇沮麇見之不忍賊曰不忘恭敬民
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一於此
不若死乃觸廷槐而死齊湣王亡居衛謂公王
丹曰我何如主也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

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轂於王而見
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
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
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宋王築爲葉
帝鴟夷血高懸之射著甲冑從下血墜流地左
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
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說飲酒室中有呼萬
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
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

壅塞

五曰亡國之王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而善無自至矣無自至則壅秦繆公時戎疆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秦寇果至戎王醉而卧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未擒則不可知已擒則又不知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齊攻宋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

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至蟲者也以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誅殺之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其弟曰爲兄視齊寇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不報其情又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

亡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
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
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
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
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
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
戴氏之所以絕也齊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
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
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

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
子爲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
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於
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
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則疆弓也其嘗所
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
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
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用九石豈不
悲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

勝衆數也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爲九石也

原亂

六曰亂必有第大亂五小亂三訓亂三故詩曰毋過亂門所以遠之也慮福未及慮禍之所以見之也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弛弓示天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晉獻公立驪姬以爲夫人以奚齊爲太子里克率國人以攻殺之荀息立其弟公子卓已葬里克又率國人攻殺之

於是晉無君公子夷吾重賂秦以地而求入秦繆公率師以納之晉人立以爲君是爲惠公惠公既定於晉背秦德而不予地秦繆公率師攻晉晉惠公逆之與秦人戰於韓原晉師大敗秦獲惠公以歸囚之於靈臺十月乃與晉成歸惠公而質太子圉太子圉逃歸也惠公死圉立爲君是爲懷公秦繆公怒其逃歸也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梁而立重耳是爲文公文公施舍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

欵宥罪戾節噐用用民以時敗荆人于城濮定襄王釋宋出穀戍外內皆服而後晉亂止故獻公聽驪姬近梁五優施殺太子申生而大難隨之者五三君死一君虜大臣卿士之死者以百數離咎二十年自上世以來亂未嘗一而亂人之患也皆曰一而已此事慮不同情也事慮不同情者心異也故凡作亂之人禍希不及身

呂氏春秋第二十三卷終

呂氏春秋第二十四卷

明 新安吳勉學 校

不苟論第四

不苟

一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爲雖聽不自阿必中理然後動必當義然後舉此忠臣之行也賢主之所說而不肖主雖不肖其說非惡其聲也人主雖不肖其說忠臣之聲與賢主同行其實則與賢主有異異故其功名禍福亦異異故子

胥見說於闔閭而惡乎夫差比干生而惡於商死而見說乎周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爲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秦繆公見戎由余說而欲留之由余不肯繆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內史廖內史廖對曰戎人不達於五音與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

樂二八人與良宰遺之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蹇叔非不能爲內史廖之所爲也其義不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雪殺之耻而西至河雍也秦繆公相百里奚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爲諸侯笑今子爲非子之事退將

論而罪公孫枝出自敷於百里氏百里奚請之
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
焉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徙自敷於街百
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以爲法
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不宜哉晉文公
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
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
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卻子虎文公
召卻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既勝將賞之曰
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
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却子虎不敢固辭
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
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疎遠者之所以盡能竭
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因大亂之餘猶能
以霸其由此歟

贊能

二曰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財得
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

治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舜得臯陶而舜受
之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
夫得聖人豈有里數哉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
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
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
可鮑叔曰夷吾爲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
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聽強相鮑叔固
辭讓而相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
夷吾寡人之讐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

諾乃使吏鞞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
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被以燿火爨
以犧豕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
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日益明耳益聰孤
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
佐予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
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
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
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

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不知修行不聞沈尹筮
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
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
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
吾將爲子游沈尹筮遊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爲
令尹沈尹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
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
輿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
筮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自知

三曰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
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
所以舉過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其存亡
安危勿求於外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舜有
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鞅猶
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揜蔽之
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而殺吳王智
伯不自知而亡宋中山不自知而滅晉惠公趙

括不自知而虜鑽荼麗消太子申不自知而死
敗莫大於不自知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
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况然有
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遽揜其耳惡人聞之可
也惡已自聞之悖矣爲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
此也惡人聞其過尚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諸
大夫論已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座曰君
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
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任

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
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
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翟黃對曰奚爲不
可臣聞忠臣畢其忠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
於門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
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爲上客文侯微
翟黃則幾失忠臣矣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
唯翟黃乎

當賞

四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爲得其處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不與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爲上賞教我以善疆我以賢者吾以爲次賞拂

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爲首矣周內史興聞之曰晉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菌改入之夫人聞之大駭令吏興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皆曰

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爲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德菑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獻公以爲然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菑改官大夫賜守寒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此先王之所

以治亂安危也

博志

五曰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俗主則不然有大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驥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

及世者愚不肖爲之任也冬與夏不能兩刑草
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
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庠用智褊者無遂功天之
數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
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
擇務當而處之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
天下以爲無若先王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
於學者無不爲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爲也蓋
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

且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
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
精而熟之也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
之無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名之
章也不亦難乎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
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
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
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
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

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
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養由基尹儒皆六
藝之人也荆廷嘗有神曰後荆之善射者莫之
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
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後應矢而下則
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尹儒學御三年而不
得焉苦痛之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
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
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
昔臣夢受之先爲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
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
以觀後世已

貴當

六曰名號大顯不可疆求必繇其道治物者不
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君者不於君
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治欲者不於
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
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窺赤肉而鳥鵲聚

呂氏春秋 卷二十四
狸處堂而衆鼠散衰經陳而民知喪等瑟陳而民知樂湯武修其行而天下從桀紂慢其行而天下畔豈待其言哉君子審在已者而已矣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

主有失皆交爭証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夫事無大小固相與通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不爲也爲之而智日得焉不肖主爲之而智日惑焉志曰驕惑之事不亡奚待人有好獵者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媿其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

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於是
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
則數得獸矣田獵之獲常過人矣非獨獵也百
事也盡然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
有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賢不肖之所欲與
人同堯桀幽厲皆然所以爲之異故賢主察之
以爲不可弗爲以爲可故爲之爲之必繇其道
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萬也

呂氏春秋第二十四卷終

呂氏春秋第二十五卷

明 新安吳勉學 校

似順論第五

似順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有知順之爲
倒倒之爲順者則可與言化矣至長反短至短
反長天之道也荆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
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
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

畜積多賦歛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耻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

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爲安豈一道哉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尹鐸爲晉陽下有請於趙簡子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中行寅與范吉射也鐸往而增之簡子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嘻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鐸之言固曰見

國氏春秋 卷三十五
樂則淫侈見憂則諍治此入之道也今君見壘
念憂患而况羣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
兼於罪鐸爲之夫順令以取容者衆能之而况
鐸歟君其圖之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於
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
理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蓋
濁世矣簡子當此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
好懷過而惡聽諫以至於危耻無大乎危者

別類

二曰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爲知
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僂民無已夫草有莘
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萬董不
殺漆淖水合兩淖則爲蹇溼之則爲乾金柔錫
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或溼而乾或燔
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小
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魯人有公
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問其故對曰我
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爲偏枯之藥則可以

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爲小不可以爲大可以爲半不可以爲全者也相劔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物也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劔也難者曰白所以爲不物也黃所以爲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物也又柔則鏃堅則折劔折且鏃焉得爲利劔劔之情未革而或以爲良或以爲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此忠臣之所患也賢者之所以廢也義小爲之則小有福大爲

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爲室今雖善後將必敗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爲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驥騫綠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日固

有不見也智固有所不知也數固有所不及也不知其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而與制不事心焉

有度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有度而以聽則不可欺矣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則人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已之符是以知

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季子曰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簍非愛簍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爲私也非愛貴也節乎已也節已雖貪汙之心猶若止又况乎聖人許由非疆也有所乎通也有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

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蕩乎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分職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疆智以其能疆能以其爲疆爲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爲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

武王取非其有如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

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

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乎鄣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母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能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梟之

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幣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

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
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
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
治之至也

處方

五曰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
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
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金木異任水火殊事
陰陽不同其爲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同也同

所以危異也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
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今夫射者儀毫而
失牆畫者儀髮而易貌言審本也本不審雖堯
舜不能以治故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
必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
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王向擊處乎商而商滅處
乎周而周王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擊
之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其處於秦也智
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

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
攻荆荆令唐篋將而拒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
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
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
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
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
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侯者曰水淺深
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
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

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殺唐篋章子可謂知
將分矣韓昭釐侯出弋鞞偏緩昭釐侯居車上
謂其僕鞞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
鳥其右攝其一鞞適之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
車選間曰鄉者鞞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
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車令各避舍故擅
爲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今有人於此擅
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衡石爲方園則若
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法也者衆之所

同也賢不肖之所以其力也謀出乎不可用事出乎不可同此爲先王之所舍也

慎小

六曰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尊則恣恣則輕小物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上下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爲所怨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煙而焚宮燒積將失一令而

軍破身死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爲後世笑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鴻集于囿虞人以告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黜衛莊公立欲逐石圃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爲者也侍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審也人之情不蹙於山而蹙於堙齊桓公卽位三

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羣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
食粟之鳥去絲罝之網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
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
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
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
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吳
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
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
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賞罰信乎民何事
而不成豈獨兵乎

呂氏春秋第二十五卷

呂氏春秋第二十六卷

明 新安吳勉學 校

士容論第六

士容

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其狀脹然不
儼若失其一傲小物而志屬於大似無勇而未
可恐狠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臨患涉難而處
義不越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
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耳目遺俗而可

呂氏春秋 卷二十六
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弗竭德行尊理而羞
用巧衛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難動以物而必
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
以賢取鼠之狗暮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
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
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
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夫驥騫之氣鴻鵠
之志有諭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
應乎人矣言豈足以諭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

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
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
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
也今者客所弇歛士所術施也士所弇歛客所
術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
光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衆無謀方乞
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惡
予國雖大不爲王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
其若鐘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淳淳乎慎

呂氏春秋 卷三十六
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
素撲唐尚敵年爲史其故人謂唐尚願之以謂
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爲史也羞而不爲也其
故人不信也及魏圍邯鄲唐尚說惠王而解之
圍以與伯陽其故人乃信其羞爲史也居有閒
其故人爲其兄請唐尚曰衛君死吾將汝兄以
代之其故人反興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
不可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知人情不能自遺
以此爲君雖有天下何益故敗莫大於愚愚之

患在必自用自用則驚陋之人從而賀之有國
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非惡其子
孫也非徼而矜其名也反其實也

務大

二曰嘗試觀於上志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
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
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
者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患
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

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鷲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
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
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
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爲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
者寡矣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
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
稷其爲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
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
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

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細大賤貴交相爲贊然
後皆得其所樂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
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
奉千鈞又况一斤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
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對曰臣
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
則周自安矣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鄭君問
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
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

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
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
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
內矣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
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墨
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夫大
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上農

二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

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
用易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
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
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
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
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
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
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爲
非以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

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乎國以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

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瀆不敢爲異事爲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僂繅網且學不敢出於門鼠罟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

呂氏春秋
卷二十六
七
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失毀其國
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
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稽
不絕憂唯必喪其糝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
繼樂四隣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因胥歲
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談
或歌旦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
真

任地

四曰后稷曰子能以窒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
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土靖而剛浴士乎子能
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藿夷毋淫乎子能
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
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圓而薄糠
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疆乎無之若何凡耕
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
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
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秉畝下田秉剛五耕五

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
又無螟蟻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耨
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畦也耨柄尺此
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
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
使地肥而土緩草端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耨
始生莒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
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
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稀

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
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不
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使之
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
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曰半其功可使倍不知
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
之使其民而郟之民既郟乃以良時慕此從事
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稔禾
不爲稔種重禾不爲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辯土

五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鞫爲其唯厚而及鎗者蒞之堅者耕之澤其鞫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叅發大畊小畝爲青魚脰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

稼乃多蓄實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瑋見風則儼高培則拔寒則雕熱則修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晦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

無使有餘熟有耨也必務其培其耨也植植者
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
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
地莖生有行故邀長弱不相害故邀大衡行必
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夫心中夫帥爲冷
風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
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
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
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瘠不欲

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粃瘠而專居則多
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
粟而收其粗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
薄土則蕃輻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
殺匿使農事得

審時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
稼就而不穫必遇天菑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
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

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殺疏穢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疆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秔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未衡穗閱而青零多粃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不噉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華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水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

本而莖葆長稠疏穢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粃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粃麩辟米不得恃定熟印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疎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臬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美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

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英不實後時者
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
七以爲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
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蚰蛆先時者
暑雨未至肘動蚰蛆而多疾其次羊以節後時
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
興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
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
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
其氣章百曰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四衛變
疆馘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
正五穀而已矣

呂氏春秋
卷第二十六卷



書